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

——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杜玄图

(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四川 内江 641199)

[摘要]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关键词]清代词韵;旧词用韵;《碎金词韵》;《碎金词谱》;《碎金续谱》;用韵/编韵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6-0064-05

On the Deep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 Rhyme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Rhyme of the Old *Ci*: Taking *Suijinciyun* and *Suijin'erpu* for Example

DU Xuant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Neijiang Normal College, Neijiang Sichuan 641199,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method of the compilation of *Ci* rhyme in Qing Dynasty is to sum up the rhyme of the old *Ci*, and the results are fruitful, but there is no one who agrees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hyme of the old *Ci*.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deep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 rhyme system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rhyme of the old *Ci*: Firstly, the purposes are different. The rhyme of the old *Ci* must conform to the music, so people could choose the rhyme according to the time tone and the square sound in the cre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ent” in the singing weaken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on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urpose of rhyme compilation was establishing the specification for *Ci*, and the rhyme compilation emphasized the rules and the system of rhymes. Secondly, the bases are different. Objective induction of the rhyme of the old *Ci* must be based on exhaustive old *Ci*, while the compilation of rhymes can not be exhausted in the use of old *Ci*.

Key words: *Ci* rhyme in Qing Dynasty; rhyme of the old *Ci*; *Suijinciyun*; *Suijincipu*; *Suijinxupu*; compiling of rhyme

词韵编订是清代词学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清人编订词韵,旨在制定统一标准,规范时人填词选

收稿日期: 2018-06-23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清词‘尊体’思潮对清代中晚期词韵研究的影响”(16SA0077);内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清代中晚期的词韵研究及其学术思想源流”(15JC03)

作者简介: 杜玄图(1987-),男,四川西充人,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音韵训诂和文献学。

韵。清人所编词韵专书 20 余部,编韵之盛,可见一斑。然而,纵观清代词韵编订史,各家词韵的争议颇多,这主要体现在韵部的划分上。各家“批评彼此分部之严宽,或针对某一专书系统,或对某家之一、二韵部的归韵提出质疑。前后两百年,竟难成一定论”^{[1]72}。清人言词必宗宋,故其编韵之法,亦以归纳两宋旧词用韵为主。既然有着相同的编韵目标、编韵之法和归韵之据,何以两百年间不能编订出统一的词韵专书,不能得出统一的韵部划分结论?其中缘由,值得探讨。

清道光年间,湖北松滋人谢元淮辑得《碎金词谱》14 卷和《碎金续谱》6 卷(以下简称《碎金》二谱),二谱主要收录两宋旧词,兼录南宋以降元明旧词,共 859 首。此外,谢氏还编订有《碎金词韵》4 卷。通过整理《碎金》二谱中 859 首词的韵脚,我们发现:虽然二谱中存在一些与《碎金词韵》分部相左的用韵情况,另有个别舒入相押和平仄相押的问题,但这些都只是少数现象,大体上二者的韵部结构是对应的。可见,谢氏词韵与清代诸家词韵一样,归纳旧词用韵是其韵部得来的最主要依据。基于此,本文以谢元淮《碎金词韵》和《碎金》二谱为代表,考察清人所编词韵与其所据旧词用韵之间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以期探得清代词韵不能统一之缘由。

一 《碎金词韵》韵部系统及后世评价

《碎金词韵》分词韵为 19 部。其中,平上去 14 部(东董韵、江讲韵、支纸韵、鱼语韵、佳蟹韵、真軫韵、寒阮韵、萧篠韵、歌哿韵、麻马韵、庚梗韵、尤有韵、侵寝韵、覃感韵),入声 5 部(屋沃韵、觉药韵、质陌韵、物月韵、合洽韵)。该系统延续了沈谦《词韵略》、仲恒《词韵》的标目方法和韵部划分成果,与戈载《词林正韵》分部也大同小异。一方面,这一成果被后世词学家及词韵研究者奉为圭臬,直到今天在词学界仍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十九韵部”也受到众人的批评乃至否定。

这些批评多是针对“寒删先元”合而为“寒阮韵”、“真軫”“庚梗”“侵寝”韵判而为三、入声分作五部等方面而提出的。如沈祥龙批评“寒阮韵”之分:“元韵中袁、烦、暄、鸳,阮韵中远、蹇、晚、反之类,音既不谐,万难通叶。”^[2]

张德瀛质疑“真軫”“庚梗”和“侵寝”三韵之分:“(真軫)(庚梗)(侵寝)……判而为三,与宋人

意旨多不相合。今考宋词用韵,如柳耆卿《少年游》以频、纓、真、云、人通叶,周美成《柳梢青》以人、盈、春、心、云、存通叶,李秋崖《高阳台》以尘、云、昏、凝、沈、琼、深、痕、情、阴通叶,洪叔璚《浪淘沙》以冥、晴、春、人、斟、情、鸣、清通叶,周公瑾《国香慢》以根、婷、春、凝、簪、兄、云、清通叶,奚秋崖《芳草》以熏、醒、云、昏、凝、心、林、听、人通叶,张叔夏《庆春宫》以晴、人、饬、迎、箏、裙、云、情、冷通叶,毛泽民《于飞乐》三阙,一以林、阴、深、心、尊、清、春、人通叶,一以云、惊、瓶、心、亭、声、清、膺通叶,一以轻、云、匀、神、颦、魂、人、情通叶。略举数家,可得梗概。至上去韵,如高竹屋、王碧山《齐天乐》,史邦卿《双双燕》亦然。此等处宋人自有律度,辗转相通,强为迁就,固属不可;然概指为误,转无以处宋人。”^[3]

吴梅认为“十九部”之入声五部失之在宽:“术、物二韵,与平、上、去之鱼、模、语、虞相等,未便与质、栴等同列,陌、麦,又隶属于皆、来,没、易、未亦属于歌、罗,故陌、麦不能与昔、栴同叶,没、易、未不能与黠、屑同叶,戈氏合之,未免太宽。”^[4]

可以看出,各家质疑的立足点并不相同,或认为十九部归部过严,或认为太宽,甚至针对同一批评论对象,不同的立足点也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如吴梅认为“入声五部”失之在宽,但张德瀛认为五部分法恰当:“入声韵编分五部,核诸唐、宋诸家词,独见精审。”^[3]究其原因,一者源自“古无词韵”(“古无词韵”是清代的普遍认识,指古人作词,并无既定的词韵规范指南。这与唐宋以来律诗不同,有既定的“平水韵”作为诗韵规范),旧词用韵并无严格的统一标准。各家或用时音通语,或杂方音,或竟用诗韵,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语音难免彼此牴牾,所用之韵难以归纳为一个系统。一者源自后世词韵归纳者所依据的旧词系统并不全面,且纷繁不一,甚至这些“旧词系统”本身所涵盖的诸词作,并非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如《碎金词谱》所选旧词,多为五代、两宋词作,同时还有其他时代作品,上起唐代王维,下迄明代徐渭,时间跨度很大)。如此一来,各家所依据的词作及归韵侧重点不尽相同,总能为他家词韵的归部结论找出“例外用韵”。基于这两点原因,宽严之争也就在所难免。

那么,有没有办法平息这场争论?今人(如鲁国尧、张世彬等)在搜罗词作的数量方面对“旧词系统”加以完善,试图解决各家分歧,他们通过归纳旧

词用韵,得出了一些结论。但事实证明,“分歧”无法消除,因为“例外用韵”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正视这些“例外”,建立的词韵系统就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框架,无法做到绝对的无例外。

因此,如果总是以“例外用韵”去匡正诸家结论,“词韵”就不可能像诗韵一样,成为具有指导性的规则。这显然是不符合清人“规范填词用韵”这一初衷的。

二 规范统韵与旧词用韵差异

编订统一的填词用韵规范,就不能纠结于“例外用韵”。清代诸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规范统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本就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清代词韵编订分歧颇多。关于“差异”,大体可从以下两方面论之。

(一)用韵/编韵诉求差异

1. 旧词用韵特点

(1)追求合乐

早期词有乐谱,可用来歌唱。后来,词乐与文字结合,文字主要起抒怀表意的作用,基于弹唱的需要,文字需要押韵(所以,最初部分诗歌可被借来入词乐)。这时候的押韵完全是为音乐性服务的,只求歌唱听感和谐,所以旧词多以时音、方音为韵;不论吟诵是否押韵,所以常见平仄相叶之作。到了五代、两宋,词的地位上升,文人学者的参与使得词不仅仅流传于街头里巷,同时其文学性也逐渐提升。不过,虽然如此,词的音乐属性并未消减。南宋末,仍有张炎、姜夔等词乐能手,其词“四声阴阳不容稍紊”。

基于此,旧词(尤其是五代、两宋词)押韵较宽,词作者完全可以依据时音通语甚至是方音入韵。如“鱼语韵”和“支纸韵”通押的问题,鲁国尧先生发现“支”“鱼”通押在赣、闽、吴地区的词人中比较普遍:“姜夔有3首,刘辰翁有两首,如姜夔《长亭怨慢·渐吹尽》^{三2181}叶‘絮户许树此暮数付主缕’(按,‘此’是前片最末一字,必为韵字无疑)。闽人支鱼通叶达10余次,其中柳永即有3次,如《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一14}叶‘媚树絮绪户度处雨’。吴方言区词人张先(湖州人)有两首,史浩(鄞县人)有7首,蒋捷(阳羨今宜兴人)有5首。如史浩《千秋岁·吾乡我里》^{二1283}叶‘里比起戏字吕似倡醉纪’,蒋捷《贺新郎·甚矣君狂矣》^{五3446}叶‘矣去鬼子里铸水处气此取语’。但吴方言区的其他词人如周邦

彦、范成大、陆游、仇远、王沂孙、张炎却不混。婺源(今婺源话属徽语区)人王炎支鱼相叶达11次之多,如其《柳梢青·葭管风微》^{三1858}叶‘微维池裾墀都’。如果把这些现象与现代方言联系起来的话,可知为词人用方音入韵的结果。”^{[5]145}

《碎金》二谱中这类通押凡7例,词作者分别是宋赵彦端(江西鄱阳人)、无名氏(未知)、宋蒋捷(江苏阳羨人)、宋柳永(福建崇安人)、元宋娶(大都宛平人)、宋邦仅(江苏彭城人)。7人中可确定5人来自赣、闽、吴三方言区,与鲁先生调查结论相符。清人处理这类用韵情况时,或用《广韵》,或用诗韵,或参考《中原音韵》加以系统地整合,其所得韵部结论都会显得太宽。

旧词入韵只求歌唱和谐,“词中四声字有不能尽遵守字典说文读本音者,盖曲被管弦,必须声韵和谐,歌者不至滞候,听者方能倾耳。”^[6]在歌唱者看来,押韵与否只需注意其腔调(歌唱时字的声调),不涉及其字调(日常语音中字的声调,包括吟诵时的声调)。他们对字调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所以出现了很多平仄相叶的现象。如《碎金续谱》所录宋史达祖《换巢鸾凤·春情》:

人若梅娇^韵,正愁横断坞^韵。梦绕溪桥^韵,倚风融汉粉^韵,坐月怨秦箫^韵。相思因甚到纤腰^韵。定知我今无魂可销^韵。佳期晚^韵,谩几度读^韵,泪痕相照^叶。

人悄^韵,天渺渺^叶。花外语香^韵,时透郎怀抱^叶。暗握菱苗^韵,乍尝樱颗^韵,犹恨侵阶芳草^叶。天念王昌忒多情^韵,换巢鸾凤教偕老^叶。温柔乡^韵,醉芙蓉^韵,一帐春晓^叶。^{[7]卷三}

谢元淮在该词下注云:“调见《梅溪词》,史邦卿自制曲。因词中有‘换巢鸾凤教偕老’句,取一为名,或云前段用平韵,后段叶仄韵,换巢之义疑出于此。双调一百字,前段九句五平韵一叶韵,后段十一句六叶韵。”(《碎金》二谱中,谢氏以“韵”“句”和“叶”标记句,“读”非句)

谢元淮所谓“词有声调,歌有腔调”^[8]即此之谓也。关于腔调,属于音乐学的范畴,我们不做单独探讨。特引谢氏关于昆曲腔调之论,聊明其意:

凡歌,去声字当高唱,上声字当低唱,平、入二声字又当酌其高低,不可令混。然去声高唱如翠字、再字、世字等属阴声者则可。若去声阳字如被字、泪字、动字等初出不嫌稍平,转腔乃始高唱,则平出去,收字方圆稳。不然出口便高,揭将“被”涉“贝”音,“动”涉“冻”音,阳去几讹阴去矣。上声固宜低出,第

前文遇揭字高腔及紧板,曲情促急时,势难过低,则初出稍高,转腔低唱,而平出上收,亦有上声字面,古人谓“去有送音,上有顿音”者是也。^[6]

可见,从听感上来讲,词的某些腔调中,部分平、上、去、入声字的调值差别并不太大甚至相同。

其实,在入乐歌唱的韵文中,都存在着“腔调”和“字调”的差异。在今天的流行歌曲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试看香港作曲家黄霑《沧海一声笑》歌词: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记多娇。
清风笑,竟惹寂寥。
豪情还剩了衣襟晚照。

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词中“笑、潮、朝、晓、遥、娇、寥、照”等字押韵。按字调来说,“笑、晓、寥、照”为仄声,“潮、朝、遥、娇”为平声。然听其腔调,似皆唱作平声,调值区别很小。可歌韵文中,腔调对字调的这一“改造”作用,或许就是当初宋词可平仄相叶的一个原因。

综上,旧词可入乐歌唱,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追求合乐,词作者填词需要押韵,但其押韵并不像作诗那样,以某韵书归定为准绳,而是以时音、方音为据,信手拈来。同时,演唱中“腔调”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字调方面平仄的区别,进而弱化了旧词用韵在声调方面的系统性“规则”。

(2) 不同语音系统

既然作词但求悦耳,不同地方的词作者便可以其方音入韵,亦可以当时共同语入韵,甚至同一个词人,也可能于部分词作中以通语入韵,于部分词作中以某地方音入韵。“有些通叶现象在某些地区比较普遍,就令人怀疑是方言的问题,但在另一些地区则是个别现象,可能是个人问题,也可能因游宦偶或以他地音入韵。有些现象较长时期存在,就有可能是语音发生变化所致,但也未尝不可能是用韵风尚,沿袭前辈名公的传统使然。”^{[5]146}

由于“古无词韵”,旧词作者选韵标准多种多样,而这些标准之间语音各异,多非一个系统。后世归纳旧词用韵,若以“同一语音系统”视之,其结论必然不合乎实际。

2. 清代词韵编订诉求及特点

(1) 强调规则

总体而言,清人的词韵编订是为词学研究和填

词选韵服务的。清代的词学研究者,不论是注重词之内容的常州词派,还是强调词之韵律的吴中词人集团,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词必宗宋,其中就包括对宋词用韵的遵从。另一方面,清人对当时填词用韵杂乱无章的现象非常不满,迫切需要树立词韵的规范准则。于是,大家纷纷搜集旧词成集,并归纳其用韵情况。

然旧词本身并无统一的用韵规则,从旧词“词本无韵”的历史事实到清人“词须有韵”的现实诉求,将纷繁复杂的旧词用韵情况整合成整齐统一的用韵规范,必然少不了人为切分的痕迹。

旧词用韵(相对于清人归纳词韵,有人又称之为原生态词用韵)追求的是合乐,后人归纳词韵为的是制定规则,相较而言,规则下的韵部必然更严。

(2) 系统文本框架

旧词用韵错综复杂、不成系统,若以所有旧词为据,无法归纳出一个纯粹的词韵系统;但后世以制定规则为目的的词韵编订,恰恰需要词韵系统化。清人作词既以旧词(宋词)为宗,自然需要系统化地归纳旧词用韵。清代词韵研究成果或19部,或15部,或28部,或35部,无一不是有系统、有框架的。同时,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旧词中“例外用韵”的情况,将旧词用韵简单化、单一化,这也是“制定词韵规则、指导清人填词”的客观需要。

谢元淮编订词韵,归纳旧词是其主要途径。然其所辑词作,不仅存在词作者地域分布广的方音问题,还存在时间跨度长的历时语音层次问题。若完全客观地以《碎金》二谱为据,则无法处理其中错综复杂的“例外用韵”现象,也就不能制定出词韵规则,达到指导时人填词选韵的最终目的。

因此,谢氏不得不人为地对“例外用韵”作出取舍、分合,这一主观取舍的过程充分地体现出了其词学观、词韵观,如融入诗韵、曲韵成分。^[9]此外,参考前人研究成果也是很好的途径,如在“灰”“元”等小韵的切分上,借鉴沈谦《词韵略》处理办法。^{[1]72}通过综合“前人成果”“词韵观”和《碎金》二谱用韵情况,谢氏才能得出具有指导作用的系统化词韵规则。相比旧词用韵,其规则下的韵部划分更单一,更需具备系统框架。

(二) 统韵/编韵依据差异

1. 归纳旧词用韵——穷尽性

这里的旧词用韵,是指晚唐、五代、两宋及金元时期所有词作的用韵情况,包括这一历史时期内各

个地区的所有词作。今人研究其用韵情况,就是以这些词作为载体或者依据加以归纳的。

当然,这个载体是庞大的,几乎不可能对其进行穷尽性搜集,因为其间很多的词作恐怕早已亡佚,再者,时间上(尤其是起迄阶段)的界定也是比较模糊的。不过,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网罗旧词,至少在词作数量上力求载体的全面化,这样也能尽量重现历史上这一载体的大致原貌。20世纪60年代以来,鲁国尧先生及其团队,遍考两万余首宋词,采取按地域、分专题的研究方法,对宋词用韵作了非常详尽的研究,总结出了宋代通语18部的音韵系统。此外,他们还使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了部分金、元词的用韵情况,使我们对宋、金、元词作的用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编韵依据——选择性

一方面,清人在归纳旧词用韵时,往往会基于各自的词学主张,搜集旧词编成词集或词谱,再以此作为统韵依据;某旧词若不符合其词学主张,则不予收录。这就导致其词集所囊括的旧词不过冰山一角,不同词集内容各异。因而,清人归纳韵部所依据的词作远非旧词全貌,且诸家所据旧词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清人所搜集词作多非同一时代作品。就《碎金》二谱来说,谢氏选录词作的范围甚广,上自王维、李白,下至杨慎、徐渭,时间跨度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即便同一时代作品皆以当时通语入韵,后人研究所得也非共时系统音。基于这一考虑,鲁国尧先生在研究词韵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历时的差异,谨慎地将五代、两宋和金元词作区别开来。

就谢氏词韵编订的依据而言,《碎金》二谱所录旧词不过旧词实际数量之十分之一,且其所录是一个混杂的多层次的历时词集;因此,其所得韵部成果与旧词实际用韵情况相比,难免有不合之处。

三 结语

清代诸家词韵有着相同的编订目的、相近的编韵方法和依据,却很难得出相同的词韵系统,这其中固然有所据旧词“例外用韵”的干扰,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方面,用韵/编韵诉求不同。基于可歌特性,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同

时,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系统性规则;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拒绝例外音的存在。另一方面,统韵/编韵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总之,旧词用韵情况纷繁复杂,代表了其所在时代词人用韵的实际情况。如果我们能全面地搜罗旧词,以之为研究对象,那么这种研究便具有全面性、客观性。此外,就旧词而言,我们也能看到其天然性。所谓天然性,是指无论时人是以通语、方音入韵,还是参考诗韵填词,当时都是不受“词韵规则”约束的,是自然生成的。清人归纳词韵,以“制定词韵规则、指导清人填词”为主要目的,其所得词韵必然需要系统性、规则性;因此,相对于旧词用韵全面、客观的特点,清人词韵研究更具片面性和主观性。此外,相较于旧词用韵出自天然时音,清人制韵具有目的性,他们有着建立“后学程式”的诉求。

参考文献:

- [1] 杜玄图. 清代词韵编订及其方法:兼论清代词韵的学术价值[J]. 中国韵文学刊, 2017(1).
- [2] 沈祥龙. 论词随笔[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05:4060.
- [3] 张德瀛. 词徵六卷[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05:4123.
- [4] 王卫民. 吴梅全集:理论卷上[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412.
- [5] 鲁国尧.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M]//鲁国尧. 鲁国尧自选集.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 [6] 谢元淮. 碎金词谱自序[M]//谢元淮. 碎金词谱(卷首). 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 [7] 谢元淮. 碎金词谱[M]. 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 [8] 谢元淮. 填词浅说[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05:2515.
- [9] 杜玄图. 《碎金词韵》反切来源及调类安排依据考论[M]//词学:第38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58.
- [10] 谢元淮. 碎金词韵[M]. 道光二十八年附刻本.

责任编辑:黄声波